

位置感的重塑与精神骨骼的接驳

——读赵晓梦诗集《接骨木》兼论其文学史意义

四川省社科院 石明 李明泉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视域中，我们习惯于在“启蒙者”与“职业作家”、“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二元对立中审视知识分子的写作。然而，当我们目光投向赵晓梦的诗集《接骨木》，这种既定的认知框架便显得有些捉襟见肘。

从资深媒体人到省级党报高层，再到如今执掌新中国第一本官办诗刊，赵晓梦的职业生涯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位置感”重塑之中。而这种位置的腾挪与身份的叠加，恰恰为他提供了一种极为特殊的“叠加态”视域。这并非简单的“两栖”身份的游离，而是一种在多重场域轮替下的精神缝合术。正如接骨木这种植物本身所具有的药用特性——连接断裂、愈合伤口，赵晓梦的诗集《接骨木》实际上展示了一种在碎片化时代中重建精神完整性的可能。

他所倚仗的，正是贯穿全书的“四有”：天赋个性、文化基因、故土江湖、职场体验。这“四有”并非简单的素材堆砌，而是构成了一个现代中国人精神骨骼的四个支点。本文将以此为经纬，探讨《接骨木》在当代诗歌谱系中的独特价值，以及它对我们理解当下知识分子写作的启示。

一、天赋个性：语词的暴力与精神的越界

现代新诗自诞生以来，始终在“白话”的畅达与“诗性”的深邃之间摇摆。赵晓梦的天赋个性，首先体现在他对现代汉语的一种近乎本能的“破坏性重组”上。这种重组，借用作家蒋蓝的话来说，是一种“动词暴政”，但在在我看来，这更是一种鲁迅在《野草》中所展现出的对汉语的扭曲与锻造的某种当代回响。

在《接骨木》中，语词不再是承载意义的透明容器，而是具有了物质性的重量。如《在东湖》中“树木集体走向岸边/接受风的审判”，这里的“走”与“审判”彻底剥离了词语的日常所指，将其置于一种荒诞而又庄严的戏剧场景中。这种语词的“暴力”，让人想起鲁迅所说的汉语应当有“力之美”。晓梦不满足于温吞水式的抒情，而是让语言

像接骨木的枝干一样，强硬地刺入现实的肌肤。

更为独特的是，赵晓梦将这种语词的锐度用于一种“辨认”的工作。在《回乡偶书》中，“原谅我，斗笠/隔着一张玻璃镜片/我没能认出你阴影下方的眼脸”。这里的“玻璃镜片”是一个极具现代性的意象，它既是物理的阻隔，也是知识者无法穿透的视觉屏障。这种“认不出”的尴尬，恰恰构成了晓梦诗歌个性的核心：他总是在已知与未知、故乡与他乡、记忆与现实之间游移，用一种近乎自虐的精确，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精神震颤。这种个性，不是标新立异的技巧炫耀，而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在面对自我时的诚实与勇敢，是其在纷繁的传媒漩涡中守住的一份“分寸感”与“锋芒”。

二、文化基因：古典血脉的隐性传承与“大文学史”观

中国新诗的一个核心焦虑，是如何处理与传统的关系。是彻底决裂，还是暗度陈仓？赵晓梦的选择显然是后者，并且是一种充满文化自信的“暗度陈仓”。他的《接骨木》流淌着一种深沉的“文化基因”，但这并非通过堆砌典故来实现的，而是一种更为内在的、气质上的接通。

在《三苏祠》一诗中，“一块方砖的路/铺排不出/宋词的意境”。这不仅仅是对苏轼的致敬，更是对一种消逝的文人生活方式的凭吊。晓梦笔下的古典，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活在当下的呼吸。他在《题画诗》中写“柴门掩不住半轮秋月”，这种意境的营造，让人想起王维与孟浩然，但紧接着“收笔的时候/大地不经意的晃动”，又将古典的静观拉入了现代的动荡之中。

这种“文化基因”的显现，实际上回应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命题：如何在失去现代性的前提下，保持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四川大学李怡教授在论述“民国文学”与“大文学史观”时曾强调，现代文学并非西方文学的附庸，而是有着自身内在的生成逻辑，具备与中外文学多维对话的可能。赵晓梦的诗歌正是这种逻辑的延

续。他不是写“旧体诗”，而是在用现代汉语复活那种“物我合一”的古典精神。在《听荷》中，“必须保持双腿颤栗/保持呼吸的短促平静”，这种对自然万物的敬畏与倾听，正是中国传统文人“格物致知”精神在现代语境下的变形。他让我们看到，即便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那种源于《诗经》、盛于唐宋的诗意智慧，依然能够在汉语的骨缝间生长。这种传承，无疑具有强烈的风向标意义，它暗示了对本土文化根脉的某种确认。

三、故土江湖：地方知识的现代转换与抵抗策略

“故土”与“江湖”，是赵晓梦诗歌中两个相互缠绕的空间意象。如果说“故土”指向的是合川、龙洞、粮站这些具体的地理坐标，那么“江湖”则指向了更为广阔的社会网络与一代人的集体际遇。

在《接骨木》中，“故土”绝非浪漫化的田园牧歌，而是一种带有痛感的记忆实体。如写“龙洞”：“龙洞就只剩下了瓦砾/一块块磕得粮站墙脚生痛的瓦片”。这里的“磕痛”一词，将无生命的瓦片赋予了复仇者的姿态，实则是诗人内心对故乡消逝的剧痛投射。这种书写，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乡愁”，进入了“地方知识”的现代转换层面。

而“江湖”，在赵晓梦这里也并非武侠小说中的快意恩仇，而是充满了人世间的烟火气与沧桑感。《同学会》一诗尤为典型：“正如黄桷树所期待的/林荫敞开怀/我们来了/而石马所见/是举着相机的手”。石马作为历史的静默见证者，看着这群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如今举着相机疯狂留影。这里有一种巨大的反讽：我们在“辨认”彼此，试图确认“我是谁”，而石马却冷冷地看着这一切。这种对时间与记忆的哲思，让赵晓梦的“江湖”书写具有了存在主义的深度。而这一江湖意念，也是诗人的精神原乡。

在中国新诗自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的“去地方化”焦虑中，赵晓梦固执地扎根于这些具体的地理坐标。他写出了中国“60后”“70后”知识分子的共同经验：我们在

时代的洪流中漂泊，故乡已逝，江湖也不再纯粹，我们只能在“辨认的甜蜜”与“辨别的失落”中，确认自己存在的痕迹。这种对“地方”与“原乡”的坚守，实际上构成了对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同质化的一剂良药，也是其作为未来诗刊主编，为当代诗歌突围提供的一个重要向度。

四、职场体验：新闻眼与诗心的辩证法的终极形态

赵晓梦的另一个独特之处在于他极其丰富的“职场体验”——从一线记者到报业高管，再到如今的《星星》诗刊社长、主编。这在文学史上是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个案。通常我们认为，新闻讲求客观、迅捷、个性，甚至带有某种“去情感化”的规训；而诗歌则追求感性、永恒、个性化的独语。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紧张关系。

然而，在《接骨木》中，这种张力被转化为了一种独特的审美资源。赵晓梦将新闻人的“在场感”与“问题意识”无缝焊接进了诗歌的肌理。他的诗里没有凌空蹈虚的玄学，只有“靠边停车”“控制”“约定”这些极具现场感的词汇。这让人想起卞之琳在抗战时期的诗作，将日常的、琐碎的，甚至带有公文性质的语汇引入新诗，从而创造出一种“荒原”般的现代质感。

在《困境》一诗中，“所有来不及安葬的灰尘/呼喊着急救夜晚的肺结核”。这里的“灰尘”与“肺结核”，既是具体的意象，又是对当下社会环境与精神生态的精准诊断。这种“新闻叙事”的介入，使得《接骨木》避免了某些当代诗歌过于私密化、玻璃化的弊端。它始终保持着一种对现实的锋利感。晓梦正是在新闻现场与诗歌现场之间穿梭，新闻给了他直面现实的勇气和素材，而诗歌则给了他消化这些苦难、升华这些经验的能力。

如今，当他坐上《星星》诗刊主编的位置，这种“职场体验”将不再仅仅是个人的文学素材，更将转化为一种文学现场的“编辑哲学”。一个在传媒领域摸爬滚打多年、深谙现实运转逻辑的诗人，与一个在书斋

中苦吟的诗人相比，无疑会对时代的脉搏有着更精准的把握。他的“新闻眼”将帮助他敏锐地捕捉到新兴的文学气象，而他的“诗心”则能保证他在繁杂的来稿中，甄选出那些真正具有汉语张力和精神厚度的佳作。

结语：在骨缝中生长的希望与担当

综上所述，赵晓梦的《接骨木》是一部充满了内在张力的诗集。它展示了一个价值多元，甚至有些混乱的时代，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凭借“四有”——天赋个性的锐度、文化基因的深度、故土江湖的厚度、职场体验的广度——来构建自己的精神堡垒。

这株接骨木，生长在现代文明的废墟之上。它没有选择逃避，也没有选择同流合污，而是以一种顽强的姿态，在断裂的骨缝间生长。正如赵晓梦在诗中所言：“鼓励自己，千万别失去勇气。”这种勇气，正是当下中国文学最稀缺的品质。

读完《接骨木》，我并不想急于给它下一个“优秀”或“杰出”的定论。这部诗集的价值，恰恰在于它的“未完成性”和“中间态”。它就像那株接骨木，生长在一个断裂的时代——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大多在骨子里都有这样或那样的断裂：传统与现代的断裂、理想与现实的断裂、书斋与社会的断裂。

赵晓梦没有试图去掩盖这些断裂，而是诚实地展示它们。他在《云根》里说“鼓励自己，千万别失去勇气”，这句看似平淡的话，实则道出了当代写作最珍贵的品质：位置感与韧性。在诗歌被污名化、被边缘化的今天，他依然保持着对“诗人”这一古老标签的执念，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合时宜的、但也因此显得高贵的“位置接骨”。这或许就是我们阅读赵晓梦的意义：不在于学习他如何写诗，而在于见证一个人如何在复杂的现代生活的各种角色位置中，执着地守护一个中国人应有的精神内核与人格体面。

用劳动托举梦想(组诗)

廖光明

行走龙门山前

行走龙门山前
我步履轻盈、心中滚烫
油气田春光无限

一个个采气井站
星罗棋布，春意盎然
一座座天然气净化厂
熠熠生辉，活力无限

龙门山前，石油红
一个个平凡的身影
因劳动而闪光
找油找气的信念
珍藏岁月的容器中
生命里最硬的那根骨头
支撑着春夏秋冬

时光，丈量前行者的脚步
此刻，春风恰好赶来
当我们相遇
也就遇见了你的千山万水

翻越一座高山
跨过一条深谷
足音是你踏出的人生韵律
每一个节奏
都是你留下的脚印
在俯首间把天地拨响
用它开掘一条石油之河

当我与一个个滚烫而饱满的生命
擦肩而过时
当他们朝着自己的方向
迎风奔跑时
他们眼眸里的坚定和明亮
掩藏着山川大河、日月星辰

那些不朽的传奇，铿锵的足迹
成为石油人接力远征的无尽动力
那些不可撼动的坚守
是一种信仰的力量，绽放眸光
此刻，从脸颊流淌出的一滴滴汗水
就像石油一样闪亮

气龙奔啸 我心荡漾

用心聆听
气龙奔啸的旋律在我心里回荡
眼含热泪，勇往直前
劳动的力量，惊涛拍岸

夜以继日的奉献里
有劳动者炽热的石油红
忙碌的身影依旧在大地闪动

在建党四十年的征程中
一幅幅劳动的油画
展现着万物的勃勃生机

将奉献书写在每个日出日落之间
我用赞美的曲调歌颂
才能表达出心中无限的挚爱

伟大的劳动精神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石油人奋发向上
合奏着一曲奉献的乐章
用“坚韧执着实干担当”
建功新时代



企业家不可错过的两本实战好书

——读郭荣勋著《性格与修身》《谋事之工具》

李代广

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在这个属于阅读的日子里，我想向广大企业家，尤其是创业者，郑重推荐两本值得反复研读的著作——河南汇金集团董事长郭荣勋先生所著的《性格与修身》《谋事之工具》。

郭荣勋先生是一位“企业家中的作家，作家中的企业家”。他自1992年创办汇金集团，用30余年时间将一家创业时的小微企业，打造成河南省制造业的“隐形冠军”。如今，汇金集团拥有9家子公司，400亩生产基地，近500名员工，年产值近10亿元，年纳税2000余万元，产业链覆盖钢铁、电解铝、防腐涂料、金刚石工具等不同领域，且每家分公司均稳健运营、全部盈利，无一亏损。

郭先生以实业报国、创新强企，把一个单一的磷铁小厂做成细分领域的全球标杆。其产品的市场地位令人惊叹：磷铁（钢铁用）全球第一，国内市场份额达75%；灰色磷铁粉（涂料用）占全国产量的50%至

60%；HJ加强合金粉（金刚石工具用）占全国产量的85%；HJ节能燃烧器年销60余台，成功打破了国外垄断。

正是这样一位身经百战、成果卓著的实业家，将自己半生的修身之道与谋事之法书写出两本接地气的著作。

《性格与修身》修己安身，以性格之舵行稳致远

这本书历时五年酝酿、半年书写而成。没有空洞的理论说教，而是用朴实的语言和具体案例，为读者提供了一套可落地的修身方法。读它，仿佛与一位深耕商海的智者对坐，听他拆解性格与命运的关系。

书中最为直指人心的，是郭荣勋先生提出的“三条高压”论断：人生诸多不如意，多源于傲气、固执、冲动这三大性格陷阱。傲气让人故步自封，听不进逆耳忠言；固执让人钻牛角尖，错失变通良机；冲动让人鲁

莽行事，事后追悔莫及。

这三种性格特质，正是很多人事业受阻、人际失和的根源，如同无形的枷锁，困住了人的眼界与格局。而《性格与修身》的价值，就在于给出了切实可行的破解之道，帮助企业家在复杂商战中稳住内心、行稳致远。

《谋事之工具》成事之器，实干家的方法库

如果说《性格与修身》是“内功”，那么《谋事之工具》便是“外功”。它聚焦于做事的方法、工具与思维框架，为企业管理者提供了从谋划到执行的一整套实操手段。郭荣勋先生以自己三十余年的实战经验，告诉读者：谋事不仅靠胆识，更要靠复用的工具。

目前我已反复阅读这两本书，深感其思想密度与实践价值。值得一提的是，这两



●作者与河南汇金集团董事长郭荣勋先生(右)合影。

本书的得来也颇有缘分——最初由汇金集团董事、CEO兼总裁孔攀红女士在4月9日赠予我，当时因郭荣勋先生外出未能见面，颇感遗憾。所幸在世界读书日当天，经孔总引荐，我与郭先生进行了近100分钟的当面交流，并获得了他亲笔签名的这两本书。从遗憾到圆满，也算为这段阅读之旅增添了一份特别的纪念。向企业家朋友推

荐一本书，最好的理由不是它文笔多华丽，而是作者自己就用书中的道理做成了一番大事业。郭荣勋先生正是这样一位知行合一的实干家。他的《性格与修身》《谋事之工具》，值得放在每一位创业者的案头，常读常新。

(作者系本报记者、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郑州市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

公益广告

学习民法典
宣传民法典
遵守民法典
维护民法典

美好生活 民法典相伴

2026年5月 民法典宣传月

